

gift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3 DIVINITY AVENUE
KR
AUG 31 1970

祭書
文

舊堂集

禮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金容訪

龍見

意外華墨頓令塵床生顏矧審炎候方盛而視篆起居
益清相奉慰不已竊惟郵官職事異於郡縣民社之主
案邊朱墨似無堆積之擾若於攻駒之暇時攜古書數
卷聊復逍遙於觀稼之亭則自當有閒適佳趣顧情二
字豈其然乎政無大小惟當盡吾之職幸加意如何生
爛曉之苦添歇無常昏憤之狀去益頽憊短景已迫而
更無補過之望撫心惶懼只自一長吁而已所惠物無

非情也但此等之費非薄祿所可推及恐或出自殘卒
馬鞍之下陶母之所以付還鯁魚者良有以也幸無以
老拙之故而或損清政也

答金汝好

始全

前冬惠書春末始承而滿紙娓娓無異促膝穩敘拜復
欣感奚論書到早暮卽接令孫細叩靜中動止及寢節
凡百則大槩康健不似此沐沐多病昏慣可想其衰年
精力自有日強之效卽茲春煦和宣伏惟燕養氣衛與
時休泰此君願見之心四載耿耿聞來畱金谷甥館走
書要請幸得六七宵團討儀貌甚端正舉止亦安詳若

能服承家學日引月長則其進固不可量雖或未至亦
當不失爲古家佳子弟中心愛悅之餘老懷亦不無惹
起耐不得處奈何沐洙合下懦弱之性不能自力振拔
虛枉了六十餘年日月及此枯落之時只有雖悔曷追
之歎所謂懷抱利器終老林園之示尤令人增愧報見
今兩曉常常浮爛痰咳喘喘終日作一醜疾之人令孫
以此狀歸達則想必惻憐之矣外孫女早失怙恃癡騃
無教恐無以奉事尊章老祖之情自不能無係戀幸置
之慈覆之下反垂此獎譽之教其夫壻亦可以刑于其
妻吾公女有知豈不瞑目而謝之耶先生兩世遺集

至於登梓傳世豈非後學之幸耶不遺鄙門至有大小
稿嘉惠之示不勝感戢令堂叔進士文道體康重耶泮
村一拜不知幾年誠之緇衣恨無一奉咫尺道遠傾慕
之忱而八莖精力猶能記存此庸鄙無似之物至有此
紙尾之問賤陋何以得此竊欲一驢馳進仰謝厚意而
亦非易期者奈何

答金養中

聲恟

珍幅意外忽墜頓令病眸生青其喜可掬因審涼秋重
省服况穩勝學味佳裕為慰十分所示晚學不篤之歎
可見其誠心懋學之意年少輩鮮有此歎故自安於優

汎終無憤悱啓發底氣象所以終身不進者此也方讀
詩云詩人之意忠厚惻怛易使人感發咏歎滌洗其味
淡長須善體明道先生讀詩法久久成熟自當有興起
之樂矣戚向時絕頂奔走徒是老安理外之望何異於
蓬萊採藥良可愧笑眼睫月初添苦句餘幾盲小開近
以輪回嘔泄又經一番風波尚未全蘇至於遮眼殘書
其勢末由自憐奈何鳳臺主人翁平安耶自道塾分散
後一倍耿想以聯句前韻又成一律當俟從後相對時
一笑耳

與李允實

秉華

臘末惠幅每平朝末與物接時數回披翫則不覺老眼
頓明宛然如對藹然眉宇竊惟新元吉祥之福遐不宜
爾重幃無疆之慶舞彩歡愉之狀俱令人頌賀不容口
也聞東床夫人首舉丈夫子長發之兆亦可占得允豈
非可賀者耶竊計芳齡未滿弱冠而言談之雅遜舉止
之安詳已作老成儀度可見其天資近道不待鞭督而
自當成就得好箇士湯盤日新之銘爲賢者誦之望須
十分加意也但世之俗儒必先以決科第取功名爲急
務故雖不無初頭好意思而反未免反覆沉痾至不擇
大小輕重之分此向日相對時所以區區勉戒者也未

知賢者果留意聽之否鄙之所惓惓一念縷縷不已者
今之年少輩例多厭近長者自占便逸作一公病而賢
者則每從容穩敘告歸一書又曲盡情禮區區所望實
不淺淺千萬加意如何沐洙又添一齒幾到七旬雖夕
死夫何有所憾而畢竟無朝聞之望是所撫躬自悼奈
何

與成婿聖瞻

周魯

平生不友罪通神鬼千萬夢外遽失賢弟何可向人言
諭一夜不與同吾衾不能成吾眠一日不與同慈側無
以慰慈心棄置一柩於空舍蒼黃奔避有若亂離奄過

旬月而能眠寢飲食不料吾心之至不忍如此也有此
惡兄渠安得不死兒子之奔哭情地有如許所遭乎節
節慘境都不如不言耳即茲炎節重省學履何如方進
之業想多加進但當暑絺綌不論尚未授春服以助浴
沂之興雖緣此中變故且涉戒畏致此通信之絕而有
時馳念可愧可憫然不耻緼袍卽季路之見許於聖門
者善耐於難耐處亦可見工夫以是爲望服人慘變以
後熱火銷腸呻痛之聲自發於口不但不能慰慈懷反
多貽慈憂慟歎奈何惟幸渾室姑無大患可謂末稍無
事近間將撤八而將何忍觸目也

與成聖瞻

別後秋高懷戀益多未審重幃萬重省餘棣樂何如學
味漸覺新意否兄弟相資尤勝於朋友講磨其喜想無
窮矣若有一分知得必須一分行得知行兼進則何患
不做篤行君子君子之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九三所
以乾乾不已也此翁之枉了一生都從一懶字成痼豈
非年少輩最所深戒耶此間渾室俱依樣他何可聞但
當節序推遷孔懷之痛觸境堪涕奈何一進經營已久
女兒處亦當示以母誑之道而所騎尚未入手必圖姑
末期甚憫

與成聖瞻

居然歲改新月又生魄懸戀倍切竊惟新元春府哀候
對時支相省餘棣床學況益增休祉妻與女俱獲吉福
奉慰區區俄接仁里李老友聞前臘入山讀書所得頗
多云果未前輩謂後生輩才氣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
推究者爲可畏果能濯祛舊見長得新知自覺其無窮
意味耶徒務尋摘只爲決科之利者亦非此翁之望也
幸勉之哉荒年生事何以料理女兒殘質又當彌月其
不耐艱苦之狀殊可憐念此間殘齡洽滿六十而終墮
在憂患窠中一生汨汨如是度日畢竟無聞道之望良

可悼歎

與成聖瞻

秋序已半懷戀益切未審春府氣候晏泰棣樂增相學
味清裕否今夏所做長得亦幾層生涼後想復稍親簡
編而從前見聞不患無博獵之才但欠端的切已工夫
須取一部魯論將弟子所問及聖人答處有若已問而
親聽焉則於自家行用上不但十分有益所謂科舉文
字亦當刊落枝葉自生光彩反覆熟讀期於如誦已言
如何

答權景仁

宅模

因從弟歷來略聞近日安否意外忤到審得重省做况
佳勝慰不可言所工想專篤未知進就何如石之漸大
見而雖難知若着實做去罔覺中自當長格勿念勿助
隨地皆然是所區區之勉君資美才高識博見該吾黨
少年中誠不易得至於摘科第取功名亦是小事須更
爲畱念第一等事業無自甘於流輩俗儒之歸如何如
何此老悠悠泛泛枉了一生到今追恨老矣靡及每對
年少有材敏者未嘗不勤勤引勸而太半是循俗取名
之流明道不計功者蓋無多此老之所以尋常慨然不
能無一歎息者也試以此意仰稟於王府文則所願於

子孫者必有倍於此矣生老來情況無一可言者若非甚病猶或親近書冊不無會心而省已處况年富力强者乎此處兒輩非不策勵僅爲課日之工而終是生澀庸陋無一開眼亦不肯回頭本分上雖欲強使躡入不可得奈何此老雖陋劣必不以非義導君幸時惠德音以爲往復相勉之資如何

答權景仁

前秋惠墨到今披在案頭未遽釋手也意外尊府兄述顧於寂寞之濱感荷曷勝因審大幃萬衛美病少佳姪女喁症乍驚旋復種種欣慰不已秋冬來所著讀何書

學者之所當講究窮格者不但在於性命理數微眇不測之間須於事物當然道理當行處隨遇盡道然後所學皆著實無高躡之患深以爲望此間昏憤日甚餘日且無幾爲無聞鬼無疑也菊月與諸少友講魯論於道院自泰伯篇以下未了者又將續講於三月初正當和煦須責然如何顧此老醜何敢以倡導而諸友答問似不無資益幸必圖也

答權景仁

新年之初獲承情字其喜可勝仍審重幃萬康侍彩佳勝頌賀不容口湯盤之銘爲君誦之上苟字君已能之

不須加勉而下又字最所加意處望須日新又新無少
間斷也得見柳川往復則此等論難儘是吾黨好事淺
見昏憤不得左右袒而兩論俱似有可議處幸望更加
深究而求至於至精至潔之地如何生逢新之感老而
愈切寒嗽冷喘便作老醜一物愧不欲向人道而近來
閒雜人事種種纏繞殘書遮眼亦全廢久矣一片心田
一任荒穢七十無聞而將待何日尤所以撫躬自悼也
自家究竟法惟在閉門養拙四字而門外喧囂亦多不
欲聞者兩漏之不全聾亦可恨耳

與權景仁

春間一顧迎送太遽黯黯懷想迨猶未已卽者天氣清
高籬菊正芳竊惟省下學況佳迪大幃萬衛春府向來
所愼快復天和仰慰且溯科事尚無所聞其敗可想何
其甚也然得不得在數何必以是介意耶日前得呂直
道書以從事科目爲悔便有謝絕之意此則太早計也
子曰君子如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此是至言惟加勉
旣琢復磨之功如何如何還定後果看何書賢者才高
識博高者例多厭循塗轍博者或多遊騎太遠之病莫
如溫理四子融貫浹洽以爲存心檢身之方真是學者
要務耳幸加意如何生終身不得聞道因迫夕死之期

者是甚可悼

答呂直道學祖

日來風寒猝然肆虐使春府兄辛勤尊旆未免路上犯
着顛倒迎拜且驚且感益不勝念舊懷事因收惠字審
得重省學况連獲佳勝慰瀉十分此間奄過柳川禪祀
如新之悲不可勝言兒輩廓然情緒尤可哀憐所示工
夫之不能專篤勢所然矣上承下接日用常行處無非
已分上工夫子夏有行有餘力之訓何必廢卻凡百元
然對案而已耶但念日月如流元不容貸及此少壯時
節若未勤劬致力易致老大追悔之歎如此翁者誠可

戒也湯銘所謂苟日新之苟字信有力苟能日新而不已則豈無日日新又日新之效耶冬夜可愛須先立節度以初二更爲限迨其鷄鳴數三後乃復起讀則精神當清明外物無侵撓之患古人所以三餘致工者真有味也以是爲準如何如何氣質素知清弱若三更不寐則恐犯血不歸心之戒耳周兒輩雖不至專然放過而此輩志尚終未免驚外無回頭向上意可歎生近者眼苦小可時時復對書卷要爲溫理之計而舊聞埋沒無餘閱來古紙便若曾所未見者反不如閉眼靜坐奈何

與呂直道

平信漸疎是固自然之勢而相阻未有甚於今年日夕
向戀每令老懷作惡秋氣轉涼未審兩庭重候一向康
泰省餘服况連得穩勝否今夏所做果得幾許自得秋
涼亦能稍親燈火卷舒簡編耶床頭日月恐不我與勿
謂學日尚多必須十分努力日乾夕惕進進不已甚是
老夫夙夜之望也文學亦餘事君子之所當戰戰兢兢
者只在庸言庸行上此等戒謹工夫不可須臾或忽尤
爲君切望也生夏秋來不但漸覺衰憤阿睹素病比劇
數卷殘書亦不得遮眼久矣雖使終夜秉燭餘日無幾
而如是全廢切恐朝未聞而夕死已至悼歎奈何

答呂直道

老圃秋容菜紅菊黃令人可意若使紫芝眉宇間置其
間臭味當一倍馨香豈但頭插手把之興而已懷戀方
切切意外手墨宛是真面其喜可勝矧惟荆園役役之
餘重省學況佳勝尤慰尤慰上山之意果如意得成已
靜對禪牕否今冬將讀何書學者門路莫如四子每對
卷須以夫子在座顏曾後先一句恆在心上則聖賢多
少說話皆若親受耳聞必不虛讀矣沉潛日久髓骨浹
洽則發於文辭者亦當不期好而自好矣文辭既達則
取科抑何有君書似有介介於得失故不能不及於取

科之方而所望則不置在是幸無把第一等事業讓與別人也老拙前者風眩之氣轉入左目痛苦不開睫者已累日矣若未卽瘳盲廢可慮姪兒一向優游只有臨淵之羨不知退而結網可歎

答金壻直之

性準

近者二獲手疏而一未奉答歉恨不須言君之向戀或恐因此倦怠此心尤不勝愧歎比日便音乍阻未審春府制履別無損候省餘學况何似書傳一部想已讀了其佶偃贅牙處皆已融爛無口碍否其書是聖賢相傳心法而書體渾噩初學者最難得力更取庸學中一帙

用數旬工夫期於成誦後試做工似好未知今讀何書
每言一番來顧而終靳賁然心甚缺鬱謂此翁貧甚不
可以貽弊耶喪家煩擾不可以安接耶君若有求飽居
安之志則已竊想君之雅志不應在是顧此六十翁尚
甘咬菜吸粥可與共之此有夾室頗僻靜可以讀書翁
雖空空粗識古人義方亦可以從容談道理導後生於
孝悌忠信之行於賢者不必爲損友而前者來時每不
肯穩雷一春將盡而又無意做成良晤良可憾懊春氣
近頗惱人老而少睡者尚有慵臥難早起之歎少年神
氣易較昏倦幸於夙興下一節更加一件工夫使平朝

湛然氣象日益清明如何此前所面戒者而又此申告
須勿泛聽也罪人頑喘忍見時物哀苦益切而前恙比
日就安家中諸憂亦小靜往往披閱古紙不無一分意
味而卻恨此身已老矣精力昏短更無進修之望奈何
奈何此非年少人所當視以爲戒處耶

答弟誨之

坐在絕頂上雖不知祝融之爲何物而想得村野間經
過炎鑠紅爐去益難耐而况獨處無聊何以遣日其間
眼苦得無添劇之患而三家諸眷皆無病撓後村患候
動靜若何不勝爵慮昨日果離出了得諸處人事今夕

與朋友相會於邑中耶老眼且病易取盲瞽之譏且熱
日肉屏決非衰邁者所堪必須將大筆讓與於座中好
氣力有明鑑之諸友勿爲自取惱苦之患如何一鄉僉
尊老俱下臨耶此會雖是一場翰墨之會而古者凡有
會則輒寓以行禮此所以會射則設鄉射之禮會飲則
設鄉飲之禮于以觀孝悌之風而成揖讓之禮者也今
此八場諸士俱是鄉黨子弟父老臨上恭謹之禮進退
之節不可不觀於此會也幸與諸老伴鄭重消商成得
節目預曉於會中諸少使先之以敬慎威儀之節勿以
小事而忽之一以聳諸生之觀瞻一以無會罷之後言

豈非盛事耶不然只助其浮薄之習而已合下立此所
寓所名之義顧安在哉想諸老成已有講定者矣兒姪
輩君旣在座不能無小避嫌而但觀渠輩有攜朋一遊
之意亦不必強推其方發之氣故任之而渠輩亦無納
卷意耳罷歸時將來見耶此間所坐處真是清涼境界
卻恐汨沒塵白者上來不得好笑數卷殘書隨分遮眼
而子希見頗詳密不無所賴然只是省時略有意味而
已不待掩卷旋即茫然反不如閉眼兀坐也

與誨之

儒生便得書認得弱奴羸驂能利涉危津到彼後亦無

疾苦稍慰而多日羣居何以自堪君則與他儒自別何不卽歸若言其事面之不可參涉於敦起家兄之事則會中豈可強挽耶抑有周旋諸友乞得遁免之道耶子安亦無答書甚鬱聞來奴言則還單儒生又來云未知會中何其不料量至此也大事則時日爲急而鄙性則拙澀益甚萬無出頭之勢所苦又添痢症赤白三日點滴連處濕突今日感氣又發雖欲自力何可得乎某条誠心相議無復牽強則其幸可勝但我是何物而違斥衆論使老少朋友遭此無限困苦爲道內計莫如速改可堪之人以濟大學儒生姑未到或已爲變通耶道會

將移所云未知占向何院而因此怪拙至使學宮難支
事事罪也奈何不得已作書會中兼呈五單可想物情
愈駭君何以謝兄過也單辭以其憂悶之故迫於私情
殊欠完轉尤覺悚然母氏氣候傷濕欠寧老妻亦擁衾
告病無非焦悶事奈何今日則必爲回輟而若江水甚
漲亦勿輕涉也

答誨之與從弟士休

離家已八日矣頗鬱而志之今行向書有勿來之示必
爲之來便是意外然欣悅可勝校事取考明儒續綱目
及手本正其字畫之訛誤處而已至於立綱則書法極

其嚴謹後學非敢下手亦本無一字生疑故校事與所
料稍簡略今日已至十卷更費五六日則可斷手耳樗
翁連有先聲而尚未到未知或已發而中滯耶若得此
翁同席當尤好而好事不圓滿如此可歎登梓事二無
見在措置云是豈一二年可成以期以三四年之意相
議於星儒其意亦然矣大抵此史褒鉞嚴而重記事簡
而詳非明儒續錄之比實是吾黨大文字而自古以來
小人常勝而君子常不勝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三代
以下氣數之運升降汨盪而自不免者歟讀至如此處
自不覺掩卷長太息

與士休

天高露白秋氣闌珊獨坐虛堂倍覺無聊意外得君信而不得書尤不覺惘然如失也聞君遊清涼山可知起居狀平善爲慰况清涼乃老先生杖屨之所鶴背陵谷豈能不變乎若能盤桓罄折於古菴烟霞之間其必有所感而得之心者矣此吾輩十年之願而君先之非君自是清涼曾界者安能有此清遊也景大孟仁二兄亦必作驢背客向風馳想只自耿耿起羨懷也歸節在何日而渡江又那間也其歸須袖其錄一通使落塵白者讀之一灑灑也季父念前駕返金陵升後與知舊約西

遊中山仍轉賞冷川沙潭王峯之界初二三間可返駕
而朝寒午暄行李裝具必不便焦悶從秋來塵務漸多
卻卷擲筆可笑爲守戶之狗雖欲擺去不得奈何

寄述周

汝遊雖有方轉轉離遠諸姪歸後消息仍絕鬱鬱不可
言卽日秋氣漸高未知客况何似兩老俱平善一行無
撓而果修丹溪人事登覽臺石形勝激仰慷慨蕩滌心
曾因而助發文氣耶何日抵試所而密城周遊之計想
不暇矣嘉陵事尚未見榜眼而此處則全軍合沒云無
聊甚矣在汝輩猶爲之可慨而老儒輩之狼狽尤可歎

也然惟當自反其不足處命何足道也東隅雖失澠池
猶在不無萬分之望也觀此出榜之遲延主試者之不
專取速可知前面事則須從容盡人事可也此間各家
大小皆無事性姪室憂幾至完復各自安心也與老父
兄陪侍同事奉事周旋等節必盡誠小小出入必告可
也校村姜老赴去云種種問候至可大勇者以大敵爲
勇勿以屈小挫氣區區得失之念亦勿畱於心也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祭文

祭審幾堂黃公文

嗚呼余嘗歛衽讀明道贊金聲若聞玉色如見瑞日流
藹和風微扇想像千載掩卷復歎氣數日滴生稟少醇
歷觀今世未得其人誰其近之公庶幾焉味何其淡臭
何其薰面何其粹言何其溫金聲玉色彷彿容相瑞藹
和風彷彿資性惟明道贊八九影響如公生質真是穎
悟隨處藹然自盡其道爲子則孝爲弟則恭婦和兒愉
一室春風行有餘力慥慥學問不以口耳必致思辨濂

洛妙訣關閩奧鍵參以東儒寤寐遺緒入鬼一關曰惟
誠僞乃號其堂審幾二字迨其晚歲了得一藝我身既
閒我志益勵秋水橫溪寂歷蒼葭泛彼東湖或溯其波
所學自裕資聞亦多天若假公十年以加求仁由義必
至精熟斯文可賴吾黨宜式而我昏惰先人之孤早失
庭教安我小儒半世紛汨果胡爲乎及此桑榆惕然如
驚乞一容尺擬執遺經朝若聞道夕死猶榮庶幾寡過
以畢餘生天何不慙我公遽奪大而吾黨猶未遑恤悼
哉此生無聞也已枕書塊伏誰攪我寐良材世乏善俗
鄉無江右寥寥吾商其尤明善君子不可復覲懷我前

修有淚靡及一念如結賢允以勗暮道蒼茫典刑寥廓
辦我心香薄言洞酌

祭從舅柳公

聖魯文

嗚呼繫我渭陽大家嶺中德崇業廣曰我文忠鍾鼎勒
勲簡策垂光亦粵修翁繼發其芳自河而柴草木含香
世襲令聞南臺重望孰尸其饕公實主盟遺風不墜古
家有矩受厥貽謨式蹈前武絕去浮華履我敦素綽綽
規模恢恢量度確乎難屈峻正言議毅乎難犯嚴重容
止睦以處宗寬以容物坐溪鄉黨卧鎮浮俗吾商諸老
倚以爲重吾商少年恃而不恐矧余小子卽公從甥曷

不依仰泰山猶輕昔我先人事公以兄如膠投漆如瑟
和笙追惟往日我淚如縷梁月興懷哀我孤露孰無母
黨孰非父友骨肉親愛孰如公厚愧此昏懶百不如人
公猶誤知謂可與言每拜床下輒賜溫顏從容勸誨間
以話古曰惟及見乃家曾老篤厚風範百載懷緬我則
何知若親省面去歲之春公時卧床日沉月綿崦嵫夕
陽不啻而歌公曰何怛庶幾賴天爲後生式奈何吾黨
竟至無祿天道福善猶有可徵三哥揚名登于王庭驂
騶啓駕萬里初程前頭屯亨雖不可燭事君治人應不
負學季也文雅姪則謹篤藥藥孤孫亦瑞世物若非鳳

甯儘也麟角承二父寃足以克家君子之後旣賢且嘉
慶則必有爲公何嗟惟我姑母最可哀矜旣失所天晝
燭耿耿嚴舅在堂所恃而命今又奄棄天地蹙蹙公若
有知亦應貽幃一哭寫懷字字悃悃

祭進士李公文

嗚呼不佞失先人之教五載以藐然弱季贅禽於公之
門蓋嘗從先人之側竊聞公爲江左宿儒而中心傾慕
之者也旣家季之出八門下又聞家季之所見而知之
者則事親忠養左右無方之孝撫育孤姪慈愛惻怛之
誠足以縑之三綱之錄有以勸來後之爲人子兄弟者

而至若勤儉質實之德敦厚周慎之行介石確牢之操
奇偉卓犖之氣則皆足以警薄俗而起昏也頃年不佞
候公於對翠亭上時夕陽倒西梅影正婆娑公方對
案讀書聲若金石不知客馬之已繫梅下也不佞再拜
進曰公精力方衰暮何乃攻苦至此公莞爾笑曰君尚
不識黃卷中至味耶可使三日不食寧可一日不讀因
披出篋中書百許卷以示卽今古人物賢邪忠奸之所
而網羅天下蒐集成書名之爲人物通考者也其博洽
之識廣大之見信可謂名山石室之寶藏而公之所以
費盡閒中日月收此桑榆晚功者豈徒爲彙分類編取

便覽閱之具也哉嗚呼後世若復有揚子雲者必有感公之心期而知公之用意者矣

祭剛齋李公文

嗚呼斗杓杳老奎文博翁息翁丕承蔚爲儒宗奕歸名家又篤生公玉雪肌髓月鶴風姿端潔其操愷悌之資習聞詩禮越自鞶韋鉞之琢之其文炳如筮下學士眼前石渠範我以驅奈與時違文藻古宅巾衍餘輝師千古人友萬家書載吟載弄月朗風噓養我性分享我真壽年齡愈高德望益邵坐深鄉黨衆推領袖靜裏圖書閒中碁局優哉悠哉大奎清福有子克孝有孫克克疑精

神不耗顏髮如仙魯邦咸仰靈光歸然爲祝遐壽夏期
百年天不憊老飈輪遽返後生焉式最小子恨昔我先
人交以莫逆同心雅言聯契芳躅有誅在篋尚今添臆
謂我不肖是故人子不以蒙陋寵眷殊異頃有大議賤
見小貳憫我迷惑擬賜長牘我趨拜床公時燕獨惠然
示草許使反覆匪怒伊誨允出悃悞諒不遐棄中實感
激庶待小靜答問疑難蒲質早萎新憂又纏三載呻嚙
久闕候拜公誨不倦我罪實多茫茫天地曷承警咳星
稀此夜日暮今夕一痛告訣千古永隔

祭朴處仁文

嗚呼曩年不佞之所以託以婚姻者非直爲胡先生所
謂嫁女必勝吾家者亦非如平原勝望魏公子急人之
義也蓋聞公規模寬廣有古家風厚於所厚能入道上
盡其己分慈仁愛人可以容物有孝謹行爲朋友所推
重云此不佞所以中心傾慕遂以不教女俾奉箕箒役
於庭下旣而候公於家時公在憂服之中身上所御衰
朝夕不解弊缺旣盡顏色哭泣足令聽者感動言談舉
止果有詩禮法度風味又淡然胷中儘寡慾人退而見
女兒於私室則荆釵布裙一如父家在時曰尊舅宜之
繞膝歡笑容色甚舒泰其厚被眷愛隨事容庇之恩自

可想得於不言中矣不佞於是益信其前者之聞不爽
仍以晚年知己之託許肝膽於尋常姻好之外桑榆日
月各當遲暮伏櫪老驥不無道遠之歎則聯翩短牘無
一非古人相勉之意而將有善相長有失相補至於疾
病憂患死生休戚榮悴悲歡亦皆隨事與同庶盡其緩
急相須之義豈意此友祿薄奄失此難得友於暮途之
中而余又無狀辜負於千古幽明之際萬事之不可期
果若是而曩日所緩急相須之義顧安所恃也嗚呼德
門之禍尚忍言哉南野翁棄斯文而高山頽持憲丈風
猷亞庭梅菊一時零落而樑木摧公又云公棟往新矣

德門之不吊於天胡至此極惟允君性仁孝爲人多長處可以承父緒季也如玉雪可愛吾女甚弱於理家雖不足其心純一不雜可以順夫子惟靈其瞑目也

祭洪

羽吉文

嗚呼嶺族多古最鳴于缶有顯文匡有赫諫議木老繼作斯文羽翼袞鉞之筆博約之學術而寓翁名節千古近而逸老東山處士如此名家公乃篤生克循遺矩不頗其繩如玉之溫如金之精蓋天所賦仁愛慈良色養之孝耳所欽聞事兄之恭目所竊覲篤親敦族恤孤慈幼收育嫁娶俾各成就餘外紛擾一切閉門非禮不蹈

非義不干口絕鄙悖體常端莊案上賢書床下佳兒訓
迪以義翼燕其謨卒成巨儒見推朋流有翼江臯覽德
之輝於焉嘯咏於焉徜徉風月清襟鷗鷺閒盟終老於
斯流馥于茲夷考終始無一點疵昔我先人與公同庚
豈直姻媾聲氣孚通纔及中途我考早世公實痛傷千
言以誅備記實行足徵來後至今披讀我淚流血有時
趨拜輒賜顏色勤勤懇懇勗以先業嗟余無狀未副至
教悠悠泛泛居然又老喪憂震剝精力疲憤以是候診
不能效誠日夜耿耿只禱神明天胡不憖大老云公壽
既徵仁理則無憾哀哉餘生俛仰慟感環顧吾黨先執

餘幾茫茫宇宙日暮星稀回語賢孤永矢莫逆二父遺志庶幾無失星霜荏苒中祥近臨一寫微悃靈或俯鑑

祭柳仲源 光瀛文

世衰士偷務本者鮮糞土而顰珣珎而銜蘊櫝君子未之或見惟我仲源惟本是務蓋厥平生所履也素性篤乎倫行先乎孝痛切早孤無地報效伯父而父祖母而母伯父常曰吾家其庶祖母常曰吾兒善繼八而既孝出則又悌庸行之慎庸言之謹居以寬厚主以忠信外若粥粥內實確確儼然而重頎然而碩儀足可象量足有容德足鎮物明足察理晚而喜讀案上四子字求其

義句索其旨意會心契不得不已或對同人從容辨析
豈曰口耳實多自得處之若虛或恐人識壁不圖書寫
不標號我貧有素我飢若飽有時而樂或吟或嘯日用
動靜率是天真絕去外華惟內之純誰識斯翁學問中
人嗟我不佞出自公門同祖寢郎同生丙辰旣同所懷
聲氣又同及此同衰益復相仗爾覽我負我瞽爾相故
老有言人生少年志氣未定萬事紛紛桑榆暮景真讀
書日我味斯言與子勛說有覺相資有疑相質庶幾寡
過餘生共畢豈意今日予先我沒歲暮滄洲寂歷霜葭
金丹杳然芳躅已遐夢裏山花意中江月童遊依依我

髮已雪嗟君身後賢哉阿連兒已定名不負遺言此兒
幾時克長克成守君之_繼君之聲使厓修家克昌而
光

祭柳持平達甫文

世降風漓運氣褊薄容體少者量或不足地望高者鮮
能卑牧惟我達甫竊多欽服以觀其體不滿七尺襟清
而介質脆而弱而視其中八九雲夢一家吾黨同胞庶
衆恬我南風笑視魯閼意不屑屑行不規規一邦之寒
思欲周衣八路之飢思欲飽之其如有容一吐便便官
小何卑處窮無悶苟充其大夫豈淺淺以言其地大家

嶺中赫赫文忠顯顯修翁承大賢後負笈下望脩道發
軺天衢高驤朝暮金閨藹蔚芳聲而考其行克恭克遜
出悌鄉隣不計尺寸何老不敬何友不款折節謙謹片
片忠悃至老不忘九原故人白屋窮山馬首必先彼雲
翻者得無愧顏慈良愷悌蓋公之性精金溫玉蓋公之
相耿介言談清朗志氣一片腔子都是陽和以如是人
得有爲地生豈偶然天若有意光先丕責責世良猷吾
嶺之人拭目將睹奈何乎命奄忽中道位不得稱才不
得展時耶運耶誰咎誰怨一時榮利不過外物在公何
憾朋友之惜所可悼者豈非爾家言念疇昔我淚成波

昆季五六箇箇玉樹疾風飄搖次第顛仆百年古家十
尺虹樑一姪同扶一弟同床有兒有兒髧髧其髮最所
可哀彼襁中物觸目蒼涼萬事悽惻柴桑之兄天何不
愁景閔之喪又何其冤寂寞高門一老無存滄海桑田
卽我渭陽感古悼今我懷悲傷自今以後不欲渡江一
聲嗚嗚指彼九原公若有知庶歆我樽

祭趙明叔文

嗚呼我生四十三年以友稱者亦多矣或有齒以友文
以友面以友字以友或傾蓋相逢出門相隨把手執袂
含盃酒接慇懃之歡者孰非所謂友者余竊嘗思之人

有詭而言曰士威近日修行不謹縱酒酗飲放僻猖恣
云爾則聞之者未必不始而疑終而信也乃愕然不悅
曰吾友豈有是哉必不然云者吾知明叔一人而吾於
明叔亦云嗚呼吾之友公蓋自戊寅始是夏吾先人斬
焉在憂服之中一日有客請吊余出而迎之眉眼甚明
淨容色甚端遜步履甚安詳拜跪動止皆從容有法度
儘非等閒流輩也自是遂託以心契其冬再會牛山仍
得窺其所存天資自佳如閨中處女有幽閒貞信之德
神思恬曠如八定高禪有清淨絕俗之容其臭則如蘭
之馥也其味則如水之淡也所以敕身制行者則亦修

鍊澡濯不敢放心越足胡叫浮譴沉潛經傳汎濫百家
其所著之爲記序傳跋雜說者富如鹿門而剪其葛雄
如弇州而去其棘博蒐傍羅自成一家文章要爲不朽
之言者是志也其發之於詩者則或冲澹蕭散或清簡
奇古無非所以陶出性情而大抵其心閒故其詩亦閒
其趣靜故其詩亦靜所詠田家雜說者多類陶淵明風
致雖然吾所以友公者不在文不在詩也見公之所屑
而知其所不屑見公之所取而知其所不取見其所淡
淡無累於外物者而其中一片心境自己洞然相照矣
是以愛慕之以心敬服之以心一心常憧憧往來未嘗

一日而不在於公頃年余得一日之間訪公於翫蹟齋
中案上所積者詩書易韓柳歐蘇文合累十卷及朱詩
數卷壁上所題者閑居雜詠數十絕園梅庭菊皆蕭灑
清絕無一點塵俗氣味時公之尊大人以爲子之友來
喜氣盈眉仲李諸益以爲兄之友來促膝相笑賢嫂氏
親自視饌盤有不時情味蓋公有誠心之愛故一室內
外咸有誠心之眷而其閨庭間和樂底氣像亦可以知
也是行公屬余記數行以爲異日不忘之資而余性素
懶文成而久未報今也欲報而無見者悲夫悲夫不知
幾日者相逢於九原之下以之投此文而謝此過也嗚

呼人生世間知己者或有一遇於千載之上而尚慕而止耳或有一遇於百載之下而曠感而止耳然則吾二人所以相遇於一世得以爲二十年知己者何其幸也而遽爾相棄於暮途之中悵悵獨立有若失相之瞽者又何其不幸之至此也空其子期之死而伯牙之不復鼓琴也

祭外七代祖延安李公墓文

我來拜墓白雲悠悠靈則何知謹陳厥由我五世祖寔自公出公絕子姓惟外孫一式遵古典乃承公祀禮不敢過逮我曾止世旣迭遷道亦云遠一酌洞潦久闕來

薦從流溯源曷任愴惕惟祖妣墓于商馬谷合祭于茲
聊以伸幅雖則合祭神不可度萬疊窮峽一抔孤封云
誰守之惟一村翁杵臼古諺信非虛語其肯曰有孱孫
罪巨積歲齋恨一番今行徘徊躑躅不盡餘誠我血旣
通我毛亦屬我衣我食莫非公德有奴隨來亦公家物
報本不能有愧豺獐再拜瓣香裊裊其升七世雖遠不
隔惟靈

祭族叔聖用

錫瑞文

族姪沐洙四十年知己也一言別不可已也而忽忽悲
甚握筆不能言者久矣前夜忽詠唐人詩藍田日暖玉

生烟之句藹藹乎朗朗乎恍然若復接公精明溫潤之
色於是乎可以寫得真矣嗚呼公著宇慈良容範耿介
資性豈弟辭氣遜恭處事安詳心欲小而量欲弘身則
短而膽則大孝則慈夫人極其歡心悌則宗父兄稱其
謹順真所謂門族中佳子弟鄉黨中美少年而凡有文
筆周旋四方辭令之事則吾黨人莫不屬之公矣不佞
拙且陋無寸長可取而其氣味略或有一二相近處是
以平生酷喜公雖終日相對繼之以夜中心未嘗或厭
雖日日相從繼之以月中心未嘗或倦我對鉛槧無時
不同我遊山榻無處不同凡所以出入憂樂燥濕鮮有

不聚省並膝以處自幼至今未嘗有一事不合者嗚呼
向時宗子冲幼祭祀應接百務之責萃于公公以身攝
之夙夜勤勞能扶危支顛使十世舊宗得保三百年世
業常曰吾不使庫有私財野有私庄以負我斷斷補宗
之至意攝宗事二十年未嘗有一毫私家計嗚呼今世
豈易得如公者耶宗子孝友之性必能善養老親善保
穉弟使北堂尊年可以安享期頤藐孤者亦當次第成
立可以繼父兄餘業以是慰九泉長逝之魂而日暮人
間獨鬱悵而誰與語

祭進士族叔

錫儉文

嗚呼昔天仲公以古詩喻藍田日暖玉生烟句仲公之
思寓之於公溫溫令人彷彿儀容慈良之性達於面目
乖戾之氣遠於聲色資則明潤臭則氤氲藍田玉烟悅
復藹然心焉愛慕如見仲氏公亦好我體仲氏意結以
金蘭佩以弦韋我或切之公與磋之公旣琢斯我欲磨
斯如兄弟怡氣朋友偲迨其峻茂刈之以時豈曰小成
足慰慈幃鶴髮臨堂彩服趨庭朝夕怡愉其戲也嬰母
氏常樂曰吾兒孝中遭喪亂攝幹宗蠱撫育螟孤及時
成就退以閒養公年亦老守我拙分絕意外慕遜於鄉
黨睦於門族素以狷介老更純熟謂我無似一日長乎

疑無不問動無不謀一門大小先祖蒸嘗隨事一心擬
與周章嗟我門運奄恒陽九奪我賢叔不吊我祚自公
之沒萬事紛綸年來光景不欲云云我棟其頽我戶誰
繆使公而在庶幾禦侮如我老醜愧孟綽優難作之恨
一淚一吁言念宗寢公所營修自知余拙無計料理恐
負幽明未忍便捨年耄力短難必者事不知何日副公
遺志顧彼二哀式穀式似謹以且邈斯遠鄙暴奉承詩
禮足守門戶以是慰公公其知否何必長言歸拜非久

祭族祖僉樞公

安經

文

嗚呼黔祖賢孫曰有東臯文章華贍行誼清高終于林

泉奈屯其膏燕及翼子有裕嘉謨乃趾其美孔仁且厚
吾祖中厓昔以文侑至今奉讀知其遺矩篤生是家公
式穀似剛金其質溫玉其資味則椒薑臭則蘭芝清冰
心事介石志操豈惟所賦儘有工夫公自少日無或惰
偷自持矜嚴居常莊敬顏色必敕巾帶必整持論剛方
立心堅定貞足以幹纖而且緻是以宗中爲先之事無
大無小必有終始迨其暮年益自存養志氣日強精神
澄朗晨朝每起晴窓必拓終日端坐肩背疎直賓客之
至必下階揖子姪之來歛襟賜色蹟公平生蓋多難及
至痛早孤孺慕如嬰每當忌辰前期齋戒衣不解紉冠

不弛纓終宵耿耿坐待鷄鳴肅然慨然如見如聽如公
孝思世誰與併憶在丙子歲值大殺壯散弱填不遑相
恤于時小子遭家禍變二弟獅麒未及童外東西奔走
靡所住泊公實憫惻左右提挈與同飢飽保護盡力不
但私心白首銘骨急人厚義於此可觀據義割慈人情
所難前夏處變尤所欽歎以余觀之實多過人顧此無
似識蔑見淺猶有一忱慕德好善乎素景仰自非尋常
況今耆德次第凋喪歸然魯殿惟一靈光嗟蒲柳質又
桑榆景一心依恃隨事稟正無言不酬無懷不達偶然
微恙沉沉累月中心隱憂候診逐日公曰何勞怕爾炎

熱怡然顧笑自道平昔零丁孤斃早失庭教放如生鶻
不肯下韉一朝幡然動忍爲工制我悍馬劇我鉅鋒二
字操存兢兢在中及此耄年僅免大過啓我手足庶幾
無毀顧我嗣子能幹父蠱今夕歸化豈有餘悔憐彼諸
孫學未成就伯哥爲人非無好處但欠堅實難期大受
疇能使渠克養得來酬酢從容話轉及他或誦先德或
憂世道多少提教無非勉戒奉而書紳庶將周旋豈意
皇天不吊我門我樑遽壞我屋將顛近日父象不敢長
言風雨滿地波浪兼天招招舟子我喉欲乾手援不得
何益纓冠追念耆德我淚迸泉文不盡言言不盡意一

聲長痛萬事已矣

祭族兄叔章氏王然文

嗚呼星山旅邸中夜死生之別不知其蒼蒼者天耶
茫者地耶月落星散四顧無見而惟有一炷殘燈明滅
相照耳當是之時雖秦人之腸不得不斷越人之肝不
得不裂矧茲生而為至親兄弟幼而若同隊魚長而成
鴈列者乎嗚呼曩時余與公同八懶翁小庵有旬日筆
硯之遊余平生酷喜觀物書公常戲余以觀物翁靜時
往往談論天地陰陽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運化生成鬼
神幽明之說或至夜分不寐一夜公忽頽然高卧顧余

而笑曰日月今晚晚而志業無向進底意吾輩事誠可笑耳使如是而終百歲後世誰有知某者君之文在我死須文以祭我余戲而答曰苟死也雖文之何益遂一笑而罷其言如昨而公今將作泉下人嗚呼悲夫公天性至孝童子時大人公以奇疾治方不效醫言有一術可利病而其難不啻嘗糞甘苦公曰人子於親疾豈有不可爲者遂試七晝夜疾遂良已大人性嚴峻子姪有過失未常容借爲下者鮮適其意而公能左右順承未敢或拂是以大人安之每相煦煦若慈夫人或有不平聲色公輒從容反覆必悅其志而後已大人每稱之爲

諍子云公既貧甚穀水常難繼而大人饌未常無肉雖窮夏大人飧未嘗近麥粒雖嚴冬雪寒大人寢處暖如春也常言妻子而慼慼雖日養三牲於親心安乎居家每申申教戒甚有法度婦與子皆順而從令所與往來親密者入其室未嘗聞婦人聲子若女童而穉者合五六而皆屈首就轂有若入閑之駒嗚呼頽然而長偃然而高者公之儀也斂之而深放之而豪者公之氣也古論今恢廓不苟者公之辭辯也文雅典贍談笑休暢者公之氣味也其潔則浼浼如也而接物則款厚也其拙則粥粥如也而慮事則深遠也對酒得朋含盃把袂

欣然相樂陶然不窮者其風流也吐辭爲錦落唾成珠
建旗登壇颯然如風者其詞藝也嗚呼天旣使如此好
箇男兒昇之以如此好箇資藝反使之困窮摧拉蹉跎
躑蹉行年四十五終不成一名又使之驅而避之雖地
五六日不汗之疾竟未瞑百里外長逝之目嗚呼慘矣
天耶鬼耶病之三日不無隱慮請走告大人公公以爲
一疾无妄不必驚動老親固止之傍人亦恃而不恐越
三日而奄然不起因以凶訃聞世間豈有此事耶使公
疾於家藥餌於老親妻子之手則或可以免耶抑大運
所關自有所逼使而不能免者耶時知舊咸賻士林治

喪官司發丁運輜客棗變喪得此猶幸而第時氣方乖
變出頗疑余亦以離親遊子不敢不戒舉扶襲殮之節
未得躬執蒼黃倉卒之中自多有無及之恨我之負公
尚如此世間事復有何恃痛矣老親情境孤寡景色言
之何忍而大兒者謹厚孝順頗有成家之望三兒頭角
皆非草草凡物公之靈亦必上誘天衷使北堂尊公安
享期頤之壽是豈非今日冥冥之祝者耶嗚呼吾門其
頽耶吾族其圯耶既奪吾賢兄使不在地上養堂賢叔
亦以初夏不淑望日之曉將又歸地下天於吾家其意
可知耳向時同儕追攜出入相隨者不過四五人而拔

其最秀一二折去顧此餘生涼涼獨立有若秋後寒蟬
抱樹孤吟川非無梁而欲渡而不渡忽忽茫茫若有所
思而不自已者不知是誰之故歟

祭宗弟仲鎮

岳然文

嗚呼吾猶及見在昔之盛諸祖碩德諸父雋望學承詩
禮行尚孝敬不幸年來零落次第門風寢衰家聲漸替
可憂者多可觀者少惟其所恃曰爾宗胄大人氣度長
者風味生質敦厚本性仁孝藐然承重因幹父壘責任
至大若難負荷勤謹和緩其德克肖恭事季父善養祖
母承上接下各盡其道順於宗族淡於交友直是天真

寧有機巧寬足以容量足以鎮餘力學文亦是責身百
年古家儘有其人衆族咸依以棟以樑天其何意不祚
吾宗年纔中身事多未遑一朝云亡萬事蒼涼廓然廣
室病寡獨守巋然大家孤螟冲幼一叔號咷憐彼隻手
豈意大宗荒落至此兮我兩家最篤其親二祖式好朝
暮源源曰若先公暨我先人臭味交孚官商互宣我其
承之及君生考追惟往事宛然如昨君述先意我勛莫
逆平順之論吾所歎服坦易之性吾所難及諸族非少
惟君是仗嗟我暮年遽失其相疇可倚恃誰與保亢子
彼孤兒學失才鈍提耳命面且戒且勉向到虛堂偶顧

書案有一冊子渠所手書謄出四禮爲常目資我愛其
志叩問數條從容應對能辨疑處有意於斯他何可憂
庶幾成就爲無忝兒乃顧爾李志業不懈門戶之望可
期前頭何必憾憾可慰尙多扶宗護本惟吾輩責敢不
竭力恐負遺託日月荏苒琴瑟祥俟隔一聲長痛薄言洞
酌

祭堂父慕友堂府君文

嗚呼君子之道德行事業達而世者其光燁燁隱而家
者終焉泯泯惟我府君其德也隱匪親子姪孰詳其實
竊恐來世遂至湮沒知而不傳罪在不仁敢記一二庶

詔後人恭惟府君九分天資府君之德克仁克慈府君之行克謹克敬小心翼翼一念兢兢言若不出衣若不勝怒詈之聲未嘗一聞疾遽之色未嘗一見步履安詳起居從容簡以居家和以處宗接物待人率由心衷一生究竟自家拙法在此在彼無惡無射何用修爲不待資學維德與行蓋其大槩亦粵事業盡吾分內始幹母蠱成我室家庭教育諸弟又各成材叔兮季兮今聞孔嘉有兒有兒亦皆式穀旣篤人倫又勤其職爲先之事奉祀之節爰暨諸從殫誠竭力香社規畫鳳齋營度歲時丞嘗案盛無闕業孰爲大莫如貽燕事孰爲大莫如奉

先後之子姪有能倣則幸謹家風豈讓萬石嗟余小子
爲天不吊夙遭愍凶失先人教藐余無依所恃諸父諸
父孔仁孰不愛護而我府君年德最高撫之摩之若考
劬勞憫余弱齡不幸早孤譬彼羸牛服重力短日暮峻
坂脅息喘喘府君曰嗟嗟我宗子匪爾悖縱奈靡底止
苟不至誠責在吾輩左手扶顛右手補敗心力所及靡
不用極肆余小子賴不墜覆欲報其德將若之何惟有
一忱夙夜靡他朝夕侍側如父事之庶免大罪無貽憂
思中心慕悅竊比公明匪不欲學學之未能惟願百年
長侍燕閒豈意千古永違容顏追惟去冬是何父象我

狂疽窠公臥寓床藥而未嘗含而未親中野號哭神喟
鬼嘖迨公大歸又未臨訣罪恨山積至于今日天乎不
憐禍益震烈承宣叔父曩又奄忽崇樑旣壞巨棟又折
奈我門石奈此子姪嗟余不肖老益迺拙天又若戲主
土剝盡重以疾憂無日不煎大河淼漫杳難登岸無處
可控誰因誰極言念萬事惟此一哭

祭堂父晚樂齋承旨府君文

嗚呼小子於子姪中其生早竊嘗獲侍於諸父盛年向
時諸父羣從兄弟十一人俱無故其友于湛洽之樂詩
禮勅謹之行皆有以足法於子姪而先祖積德又百年

始發一堂大小科榮次第清選光動門戶寵耀一世人
皆謂趙氏門戶於斯爲盛吾先考大業未究中途棄世
孤兒痛冤至今天地茫茫而人家四十年間光景便同
革世滄桑樑棟折者德幾盡今又昊天降割不憖我
府君使此孤露子姪不承警咳之教者于今幾月日也
疇昔侍傍之小兒今且髮蒼蒼視茫茫而蒲柳殘質死
且不遠矣感念痛傷安得不淚迸泉而腸九迴也哉嗚
呼府君受清明精秀之氣稟溫良豈弟之性看髮如翠
嵐聲音如鏗金一動一作凡百運用無一非精神所湊
到也仁愛而慈祥耿介而樂易見人之憂則若已憂之

至形於色辭見人之樂則若已樂之輒與之同樂滿腔
子惻隱之發渾是一團陽春也其居家則以勤儉爲本
而課耕勸織節量出入使十口得以無飢處事則以成
立爲務而隨其所遇必思其職纖悉做去盛水不漏故
其功利之所及物者蓋非一二計而至若省克堂金先
生之廟幾至不血則出謀發慮措置圭田俾奉香火之
供而卒成俎豆之享黌舍之間絃誦寥寥以至於鄉俗
日偷士風不振則營立講學所於道院使之春秋講誦
嚴定科條以爲教導興起之方人家重事莫大於祭先
而各家窶甚無以供粢盛則與諸從氏一心區畫使典

祀無闕克致報本之誠小子不肖未免惰棄四體不分
五穀四世遺業日銷月壞幾至剝盡之境則府君夙宵
焦思極力周章或贖還庄土或追償債金數十年許多
用心必期於扶護支撐之道而嗟呼下坂之勢終無以
回步已潰之川終難以復障其彫敗廓落之狀至近年
而尤甚矣莫非小子無狀不善肯構畢竟作忝先敗家
之一物則宜其爲至親諸父之所深罪遐棄之不暇而
府君猶不深罪而愛之也愈篤猶不遐棄而憂之也益
切當寢疾在床之時縷縷懇懇掩抑不已者無非爲宗
家遺恨語也府君之眷戀小子一何其至此而小子之

受恩於府君者又何其罔極哉嗚呼以如是之德如是之才既早登明朝可謂得展布有爲之地矣苟使位而稱其德任而彌其才則必能殫誠盡職憂國如家輔君澤民之業固當有可傳於後世矣而先朝聖教中新八臺地能得臺體之諭豈止於一番異數而已耶雖然君子之進退關時升沉有數耳苟非從容休養十年家食則顧安能盤桓於雲瀑之上優遊於林泉之間或餐菊茹杞或對客彈碁惟意自適雖欲爲晚樂齋閒主入得乎然則府君之所樂在此不在彼而天之所以餉此第一清福於勢利塵網之外者亦豈偶然哉向年銀臺

恩命特出於聖上詢黃髮之盛意而第恨年已至矣雖
不得飭力趨謝少伸陳勉之誠而新居詩一絕亦可見
白首戀君之一片丹忱矣嗚呼府君一生可謂五福兼
全三達俱尊真所謂存順而沒寧生榮而死哀者則在
府君豈有餘憾而但家門禍變近來存酷辛亥哭第二
叔父壬子哭府君今春又哭第十叔父三年之內年年
三大喪天乎此何凶禍自此家無軒冕門無祿式而向
日山斗瞻望之地遽作荒村寂寞之濱則人家如此而
將何以見重於世人也今日之歸然如靈光者惟是上
舍叔父而喪威震剝之餘又中瘡癘二毒七耄精力漸

綴無餘踣涼凄忽頓無世況每日仰視自不覺焦凜而
惶懼也近來百務頽綱萬事解紐府君之向所辛勤者
舉皆渙散壞敗更無收刷之望而如小子輩俱是作事
憤憤只有不及前人之歎而已孰可以繼府君未卒之
業而在今日門戶之責也子姪之中可與同心共憂倚
仗凡事者惟恃於哀從輩才高學篤年富力強方有進
就之期者亦在於哀從輩而目下所遭情地是豈人理
所忍堪者乎府君衣歸纔得權藏而叔母淑夫人又以
五日不汗之疾奄忽喪逝於滿室痘火之中其時罔測
爰象得至有今日幸耳竊念淑夫人惠順淑哲之德實

爲宜族之賢母文中之君子而天不悔禍奪之又速使
銜索孤兒旣失所怙而又靡所依恃也渠輩之哀孝至
誠必欲求體魄安吉之地櫛沐冰雪跋涉冬春畢竟邀
師於三百里外改奉府君旌娶於陽井先隴之局因附
淑夫人於同穴之左地中玄杳雖未逆覩其將來而至
誠所感必有神明之佑則所奉幽宅知其爲萬年吉地
也無疑矣星霜荏苒喪期已周而德容永閔警咳莫憑
一聲長痛萬事已矣

祭堂父靜窩進士府君文

嗚呼府君幼行小子及聞府君盛年小子及見身親薰

多六十餘載耳孺目染孰如小子蓋我府君天資近道
滿腔子諒根性仁孝至痛早孤敬承慈教替事亞庭父
我祖考我祖勤斯義方以導慈教且嚴不假以面早未
受榮朝不使飯公順慈旨罔敢或倦于時我考暨我季
父日夜聯床力學勤劬公乃從之間於伯仲潛心篤志
書讀夜誦或論古今或談性命師之友之旣靡且講小
子隅坐亦常竊聽或記一二歸質于祖祖考喜曰阿姪
有志豈徒口耳已知向裏使就有道臺翁門下所聞愈
廣所學益裕奉承師訓服膺拳拳當時學者莫之或先
餘力詞章亦自精緻一試登庠隨分之舉百年家運公

實首啓公曰太學賢士丘隅要以觀善半歲齋遊齋風
競薄古道如掃歎息歸來絕意榮利原堵蕭然顏瓢屢
空朝嬉又怡真樂在所樂何事至味無窮旨哉芻豢
聖賢經傳甘我澹泊膏粱何願衣以德言文繡何美程
門要訣二字主靜靜而后安靜而涵養居敬工夫莫如
靜坐乃扁靜字如斗之窩窓明几淨秩秩羣書梧月來
初竹籟清餘或伊或吾溫古知新或哦或吟陶性怡神
或研朱砂點校遺集或攜羣蒙尋數行墨不知老至居
然八耄氣本清羸衣若不勝體常莊疎巾帶必整性本
恬靜拙如處女介乎不移貞吉之操凡所日用篤儉勤

職不自老耄踴躍筋力誠於追遠盡於道理先墓有祀
必親行事春秋節日必皆展拜以至同堂兄弟之忌無
或闕然亦皆齋素昔丁考憂幼未勝哀及當歸年益不
堪哀然情酌禮斷行心制衣袖枕席血淚常漬終年茹
素人不見齒時則公年六十有四至哉斯孝罕聞古人
吾家世業本來孝謹謹於常禮安於拙分矧我府君學
以修檢省事寡慾安身養心是以精力老而日強花樹
古園搖落風霜一老獨遺歸若靈光諸姪諸孫門人族
黨莫不矜式莫不依仰睠彼泉齋公所經營每謂小子
爾亦衰齡老來居養莫如就閒欲攜殘書終老此間從

我者誰吾與汝偕小子至願亦在於斯擬於今秋更加
藏修整頓庭垣料理燥柴奉移屏几仍設臯比左之右
之庶幾夙夜豈意二豎伏於膏下七月以前公實無恙
仲秋節辰步省先隴偶然感疾初似微疴沉沉泔泔閱
月綿時精神猶瀍終始不錯柳芾來診屬續前夕勉以
報君懇懇酬酢啓手之朝顧我不肖曰有遺恨事多未
了先墓之碣先公之稿語澀未竟若有分付言訖正席
悠然觀化何其從容君子之終臨卒垂訓益驗前工全
生全歸在公何憾奈此餘生天地漠漠泰山頽矣將安
仰止屋樑摧矣將安倣止一堂之上耆德盡凋不肖無

似爲家之老心有所疑於何取質家有大事於何稟決
我家文獻百世相傳天喪我家孰繼斯文哀弟愿謹庶
守遺藺鵠雛蘭芽又四箇孫師有長處謙志于古爲誦
無忝我將申告呼天欲死哀彼孀妹靈若不昧想應屢
顧顧茲蒲質近益委瘁桑榆短景亦復何幾畧記公行
有淚如瀉文不盡言言不盡意

祭李父日省齋府君文

嗚呼昔在庚辰昊天降割我先考盛德大業一未見施
於當世正當中歲奄棄不肖嗚呼庚辰終天之日卽人
子至寃極痛而其時無一言之告蓋以父子之情至哀

而無文故也然則今日之至哀卽庚辰之至哀也小子
於今日復何容文辭爲哉雖然府君窮而無爵位名聲
未登於朝德之至者無如孝友慈三者而見諸行事者
只是家庭間日用非親子姪孰得以知之噫德者公物
可與一世而公共之不可以親私嫌焉故伊川弟也而
序明道晦庵子也而狀韋齋從子雖不肖實不忍使府
君潛德泯泯而未著也竊不自揣敢自託於兩先生記
實之意要以附之家乘以作後世子孫者觀慕效則之
萬一而亦不敢自信其言乃敢仰質於慈凡在世之日
神道明明若有一毫誣及必得罪於府君矣不肖豈忍

是哉嗚呼府君幼而孝愛出於天遊戲未嘗違父母令五六歲已有成人儀祭薦拜跪隨長者如禮與吾先考並馬而行能奠掃前妣羅夫人墓見者奇之及長敏於承侍應對使令必中親意凡吊問知舊出入辭令莫不以身代勞而頽達夙成輒有聲譽故先王考每有事遠近多令府君代之年纔弱冠時也既親老而益盡忠孝養之道每時節必具華衣服以安親體不時又具美酒肴以適親口親戚有喪親有賻祔之意則必傾貲出之凡親意所向應從輒如響未嘗有一毫難色處兄弟友愛又異常自幼未嘗暫離雖一味吾先考或未嘗不敢先

入口也既冠粧門內小室日夜共寢處題存省日省字
於東西兩壁以爲交修共省之地日省是府君號也每
討論疑義講質性理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吾先考嘗屢
年居鰥府君必在視寒煖先授絮葛使吾先考不知世
所謂鰥苦者而其衣襪常鮮如也乙亥遭先府君喪哀
毀逾度幾絕僅甦而五朔處濕苦雖淫雨不忍就息溫
室雖暑熱未嘗一脫經帶朝夕不進菜味只和水而啜
丙子又丁先夫人喪喪出癘患官無立柩而含殮之節
附棺之物備盡誠愼一無餘憾時當歲儉葬祭之需難
以稱情而宗家賣一田則又自賣一田輒分其力曰宗

家上承先祀不宜因喪致貧吾豈忍營度自己口腹以貽終身之恨乎凡四年任疚執禮愈嚴非省墓足跡不出殯外婦人不得見其面旣服闋追慕益切每逐月省墓寒暑不廢先人坐卧處必虛其位不敢足履几案間見手澤輒泫然流涕當忌日必澣潔衣服前期肅齋以致如見之誠行事之晨哀號慘痛無異袒括遺文之散逸者必一一收拾淨寫成帙允先意所在而事未及遑者則修正高祖考遺稿曾祖考年譜撰出王考行錄無非所以盡心追述繼成遺志者至於考妣家狀亦皆手自撰成以付不肖曰罪我知我惟在此狀矣頃年吾先

考仕宦于京不肖冲駭無以典家府君攝幹宗事奉祭
接賓許多煩務無不殫盡心力及吾先考棄官而返則
日夕湛洽聯床共枕以爲人間至樂無外於此而吾先
考亦無復有仕進意將兄弟相對爲一堂終老之計矣
不肖罪大遽遭庚辰之禍府君痛心刻骨如不能生當
食而輒涕泣當寢而亦涕泣對人而輒嗚咽無人而亦
嗚咽內疚外瘁因而成瘡幾不能支吾者四載也時不
肖纔十五歲藐藐累累靡所依怙而府君哀之憐之撫
之恤之與不肖共守古堂未嘗一日或離使早孤餘生
保延喘息得至有今日而其慙斯歎斯慈愛劬勞之誠

謂之無間已出則亦歇后語也常語不肖曰吾所以與
汝共處者不但以先人舊廬未忍便訣爲汝冲弱將以
共理舊業庶幾有扶顛補敗之望矣隻手難支漸至於
莫奈何境而汝亦已壯矣今則莫如退坐閒養以卒餘
年是計之得而猶且戀戀不忍去吾之苦心亦已甚矣
若其知之乎因泣下沾襟吾慈氏早失世况因多疾志
而府君至誠慰護俾全性命其敬事之無異嚴兄每出
入必告朝夕必省問退而又臨視諸姪婦日以爲常事
仲季父母亦極致誠意問寢嘗視之節無異親子而仲
母權夫人享年八耄替事最久每省候必袖裹果餌魚

味以助常珍之供權夫人聞府君履聲輒笑曰今日袖
中有何物也內外舅氏皆篤老伯姊氏亦老矣必春秋
省拜無歲或闕喪而葬則必前期奔赴封坎諸節無不
親檢之季妹氏夙抱奇疾積年沉痾府君日夜焦泣思
戀不已曰吾同氣五人只餘二箇渠又將先我耶或聞
有利病之藥則必至誠渴求無所不得或有病中所思
則必竭力營辦無所不應甥女方長而妹氏病難以教
養則率育如已女而助資裝以嫁之妹氏家距越江數
十里而月必數三臨診雖隆冬盛暑或至徒步還往而
不知勞苦也教子姪皆有義方常言人家子弟之輕儇

驕傲不肯遜志下已於鄉黨州閭者是皆父兄好怒之過也或有差失則必嚴辭峻責不少容借旋又收聲降氣賜以顏色未嘗一刻藏怒是以諸子姪皆嚴畏敬憚不敢肆爲非義而亦莫不誠心悅服不敢有一毫怨意至於不肖則以繼祖之孫其愛重異諸子同居處二十年而非甚病未嘗不冠而對每晨謁至廟外則必揖而使前曰宗支之分不敢亂也凡有駕外必期以某日雖暮夜必不違曰失信於人尙不可況可以失信於汝乎每燕居煦煦若慈母之愛怡怡若兄弟之友若見其有不是處則亦未嘗一怒也處族黨盡其和睦無論遠近

親疎而一視無間或有一二圭角者則必開心見誠保
合大和務歸於一故一門老少無不得其歡心而若有
疾病憂患必奔走勞問若己當之有窮喪則必出謀發
議厚賻而襲殮之三從姪晒然娶婦將八而窮無所歸
府君卽虛館迎之誠心眷愛無異親姪婦旣而請分宅
則又資以屋地使之奠居四從兄至今感誦不已常倣
韋家故事與同高祖兄弟設爲一楔名曰花樹每時節
置酒歡會以敘天倫之樂各家貧甚難以盡奉先之節
則議設奉先楔以助從曾祖暨曾考兄弟之祀從曾祖
當祧而長房貧無以立廟則又議諸從氏曰五代祖別

廟中可容一卓祖子孫三世之同堂合享求諸神道人
情俱爲合理遂奉安而祀享之又未嘗屑屑爲家人生
產計而若事在爲先則輒不避嫌苦艱難必左右規畫
多方拮据其所布置設施皆有久遠之謀不肖昏惰祖
先遺業幾盡墜覆則每中夜不寐一心憂恤或代辦祭
需或分接賓客或割土償債苟有萬一補宗之策輒不
計家之有無故家中或不免屢空之患而亦不以爲意
也常曰人之所以立於世者惟一箇信字也待朋友必
以誠信盡其忠款與人言必裁度義理不輕唯諾而若
事有可爲則一言出口必力踐而後已嘗有一友遭

天譴禍頗不測親戚知舊莫不閉門塞路猶恐響影之
或近而府君聞卽馳唁有若平日人皆以爲難允謹於
禮每於案上置東儒喪祭問答數帙遇疑禮則必折衷
依據以爲參閱繩尺凡遭朞功喪皆葬前不御肉至於
妻父母喪而亦然人或譏其過禮府君據以情禮曰吾
親之喪而室人與共三年吾之薄於其親豈相報之道
耶頃當先大王喪筋力已尙衰而猶且因山前行
素曰今家祭皆用素饌苟有行之於神道而獨不行於
生人乎況四十年化育之恩不可以此而小答萬一也
兒時與人博奕嘗一爭道歎曰此浮薄戲耳遂不復一

經手嘗喜酒或過飲至醉晚年恐酒害喪德定以一危
外雖親友苦強更不舉也爲文精切明麗色味俱絕而
自庚辰以後因廢科業曰吾親不待吾兄又不在矣吾
將誰爲爲此役役哉自是不復舉至於講讀之工則必
盡人道人事而後用以餘力故常恨不能篤志勵力未
嘗自處以學問而若推原性命辨論義理則必透析微
奧明白痛快其得之心而究其意者不任於章句口耳
之末而每披閱觀翫未嘗無故放過於文字所見精到
雖一字一旨未嘗泛然省討故知舊家有先輩遺集者
多就而考校焉素不喜著述有詩及文若干嗚呼孝友

慈三者是固人性之所同有者而但常人之情厭繩檢而樂便逸私意勝而天理微故致養而或不能盡其力居喪而或不能盡其禮愛其兄弟姊妹或不如吾身之愛慈其兄弟之子或不如吾子之慈過此以往無非視作自家身外物而都無所用其心矣惟府君之孝友慈出於天而根於心但知職事之當爲而不復有吾身故生養葬祭靡不竭誠致力惟盡其已分而後已但知天理之當然而不復有物我故兄弟叔姪合爲一身悲喜疾苦同作一心而隨處油然不能以自己者也以至於慕先處宗待人接物無非孝友慈三者之所以推而及

之而揆諸天理人情皆曲盡無餘不容有一私累故一生踐行惟禮之是守惟義之是裁惟信之是仗不憚一身之苦不顧傍人之言而斷然勇行多是人所難行難及之事也以此精力或不無致損榮衛或不免潛銷自中年以來往往有中虛之症去年五月駕遊星山偶得暑泄之患而以家有先忌強疾而返因成毒痢轉轉月餘勢益沉重然有親友之問則必冠帶起居痢後一日不知幾度而必親自如廁以至百藥不靈氣力漸漸則子姪請就便卧內輒蹙然曰此堂卽先人所寢處者雖病劇豈敢污穢不潔哉不肖爲求參劑經夜而返病患

遂大變矣呼不肖進前曰今夜懼無以相訣汝來在側
他有何恨此後事惟在汝輩勉力耳臨死翁不必慼慼
苦語以怛化也因正席悠然而終嗚呼痛哉府君賦至
仁之性仁可以壽矣稟至剛之氣剛可以壽矣孝友慈
出天至誠皆可以格上帝而質鬼神則上帝鬼神必扶
佑之矣且吾家世稱積德而吾祖之子惟餘府君吾父
之弟惟有府君則前之所以嗇報於吾祖吾父者當報
之於府君而天之降禍胡若是酷烈哉抑由於不肖之
姪罪大惡極上帝鬼神不勝厭疾使府君而至此哉直
欲怨天詰鬼而不可得也嗚呼不肖生而險覺年纔十

一而所生慈見背二十而朴慈氏見背越五年先考見背朴慈氏之一塊血惟有一弟而又方長慘折一生所遭皆非人理所堪其餘暮功重憾憂患疾苦殆無虛歲人家禍變孰甚於吾家而世間險苦孰有如不肖者哉惟不肖之險苦憂之者府君也同之者府君也嚴父而兼慈母者府君也師教而兼兄友者府君而今府君又棄不肖天高地濶我將安歸嗚呼不肖之罪可勝言哉不肖兒時性行不甚乖戾才氣不甚鈍墜先王考恩以愛義以導日策月勵冀必成就而不孝無狀旣不能仰副至意先人早世以四代先廟百年遺業舉而付之於

不肖則其負荷之任堂構之責如是之重而歷數平生
雖別無沉酣敗縱之惡荒樂放浪之失然第不能慥慥
業業勵志勤職一身萬事都被一懶字壞了耳卽今若
干經史糟粕應俗資用皆不過所受於王考懷中者而
更無一分加進往往心上走走作無非迂濶無用之策而
甚至於四肢不勤五穀不分傳家舊物蕩然無餘前人
遺緒墜落已盡立身顯揚非復可望而祭祀粢盛亦不
得如禮則身而爲不孝之孫家而爲敗家之子矣每中
夜思之未嘗不惕然戰骨不覺汗發沾衣而不肖之平
昔自期亦不料狼狽至此也嗚呼秋毫皆罪誰怨誰咎

惟其一端天賦之性於人倫骨肉之間其愛悅至情猶自謂不下於人常欲以事先人未卒之恨得以替事府君少伸誠意庶免大得罪於詩禮家庭者是爲此身上一心之願故頃歲府君遭逆理毒境將移卜屋基於小間地而實不忍一步分離以牆內密邇之處白于府君不別門戶而僂作一室又將分置兩弟於牆內左右擬與叔姪兄弟同飢共寒以爲相依爲命之計而意外遭變萬事無况兩弟皆貧窶日甚數椽茅架亦無構成氣力目今交象莫分東西未知幾日者能各自綢繆得成好計畢竟無敗此意思耶今日之計只在於四箇兄弟

無有爾我日月征邁以思無忝之義而居長如不肖者
事事頽慵甘自暴棄勅身行已無一可觀豹弟文行雖
非斷卻前頭而渠亦志計漸退獅弟通敏非無燥濕之
用而但學有所未遑麒弟之志尚不泛學力敦篤足可
爲吾輩之師而謙退太過亦無直前擔當底氣像每遇
一事則但聚首相對茫然憂歎而已兩代先墓之遷卜
安厝夙宵經營而似此藐孤殘劣輩計拙力薄顧何以
成就大事俾卒遺志也昨秋襄禮之行於蓮山者亦是
府君遺志而拘於地家之說姑爲權安傍穴以爲待明
年永寔之計來頭人事雖未可期麒弟之孝必成此事

所占萬年之宅果是吉地而地下湛樂亦一如人間否
喪變以來悠悠忽忽神息都喪而今夏又痘八家中獅
麒兩弟半年奔竄弱弟亦挈新生小孩避伏窮谷在家
者只一不肖耳寂寞虛堂無與同語三夏如囚獨受無
限苦狀永日悲慕有若嬰兒之戀母深夜孤卧吞聲吸
泣者不知幾箇日幸賴陰陽之靈三家五子俱得無事
然毒氛盈室尚未清淨似此赤痘窠中決非奉行祥祭
之所故去月之望謹移殯于飛來墳庵之側今方依禮
行事考之寒岡先生答問之說雖不無可據之訓而其
合禮與否亦未敢自質也當此之日雖在家將事哀痛

切迫之情猶無以自堪而况窄陋村屋事多未安叔母
奄奄氣力又未得隨殯而出種種情地益令天地無涯
極無窮至痛彌中塞曾記不得盡其實言不得盡其哀
而但區區所願者小心畏慎身免大何抵死竭力修繕
舊屋謹奉祠墓香火不廢以府君所撰曾王考家狀乞
銘於當世君子以闡發潛德收拾府君遺篋與先考行
錄合成一冊以爲後孫傳世之寶然後將歸拜泉下以
畢此世未畢之養而不肖無狀夙夜思度恐不得以成
此願而塞此責矣此不肖所以一聲叫天聲盡而淚不
盡淚盡而痛不盡者也

祭堂父精舍承旨府君文

凡厥生民罔不有慾良心日汨天理漸塞矧惟榮利人所
所艷爭如蝶採芳如蜂逐香或躁或競紛紛營營幾人
到此不喪其真惟我府君天賦孔純思無雜糅心不虛
偽一念純一常如赤子自以早孤不識親顏淚復蓼莪
至恨窮天移厥孝思替事亞庭俛受明訓夙夜敬承心
性沉潛志氣清明吾祖撫愛授之以經日孜月邁致志
專精不待策勉工夫自成自在童丱已播芳聲果然大
聞纔三十齡于時我考同堂先進聯翩後先次第榮選
我考謂公爾其樂否灼灼園花古人所喻莫念躁進出

處惟義公曰省哉敢不書笏嗟我先考中途奄忽公心
傷痛不忘前言守一素字若將終身初承 恩命右史
清班簪筆登筵彷彿先人 重瞳屢回王音愀然曰疑
乃兄更覺精緊感激知遇一片丹悃朝除夕遷柩府薇
垣前後臺官凡幾十度每當 恩召一心惶懼自言賤
臣才乏絲毫猥忝侍從受 恩兩朝犬馬之微尚能知
主耿耿微忱曷不圖報第茲庸愚萬一靡效與其進仕
貽累 聖德不如退伏歌咏洪澤樂彼邱園婆娑安初服
身則雖退心豈便訣若有一得輒發忠懇或引周召或
陳堯舜或憂科弊或痛民隱累累章牘言言誠惓 聖

上虞已種種嘉採及出黃郵不卑官小蠲徭戒租洗瘼
蘇殘石碣數字塢竹萬竿一鶴載歸洛舟搖搖庭前梅
菊窓外芭蕉宋朝遺史晦翁封事或披或閱或驗或資
非我忘世奈此衰暮淡泊宦情薄如蟬翼蒼蒼鳥核限
如鐵闕幡然一謝死日云迫聖上曰咨咨汝老薑幾
年臺地登席何晚欽哉喉職出納惟允公益逡巡不樂
要津同僚大夫相與挽牽曰無遽歸當昇州牧公愈驚
愧飄然謝却進何其難退何其速一錢一貨未嘗營殖
一資一祿未嘗不得實我靈龜一仕退縮是以立朝四
十餘年進退綽然身名俱全清冰不累白玉無瑕求之

今世孰與公儔公昔有詩至今誦歎身退東洛頭回北
辰自家真襟如畫一句不知何人秉筆斯世以是銘公
庶幾無愧居家處事日用凡百不待我言照人耳目而
余小子天生不孝一箇惰字萬事壞了詩書遺業既未
善繼世傳舊物更無餘地疾病喪難百丈憂科若涉大
海茫無津涯公心忉忉公手思援竭力殫誠補敗扶顛
出謀捐俸破屋粗安得至今日是誰之恩於公何稱今
世則罕嗟余無狀一生罪戾公猶不罪最深知我人笑
我迂公許我拙人病我昏公曰粗識無言不諮無謨不
詢以余不肖亦敷心腹知無不告懷無不達不以蒙瞽

亦或採擇父兄有賢我樂何極庶竭微誠左右朝夕不
幸年來我家不吊諸父長德零落次第歸然魯殿惟公
兄弟每侍床側仰瞻顏色髭髮明潤肌膚倬約大君常
泰四體自胖叔母夫人助於內壺賢秀諸子外壺是幹
各授其職公則何憂淡如泊如無一嬰懷性分真壽冀
以百年奈何昊天降割今春嶺之運耶家之禍耶隆棟
壞矣孰支我家崇嶽頽矣何處仰止孤露餘生益無依
恃子姪之痛已無可道子子仲公又當篤老若喪若失
忽忽無况夙夜憂懼凜若履冰公若有知豈忍忘歸家
門之責望之於誰奉先之節稟之於誰環顧一堂百事

皆哀文不盡言言不盡意一聲長慟幽明此夜

祭再從弟子貞

命洙

文

嗚呼昨年今夕君卧於床今年今夕酒何于觴一聲我
哭九曲我腸我齒於君二十年強自君孩提愛其良能
自君應唯愛其溫恭九分天資居然老成言語簡默
慮精詳循吾道理各盡其方見其承養其心洞洞見其
湛樂如友良朋接物誠謹處事從容人有小知罔或不
矜內而不出謙虛退讓或遇難處莫不憂遑笑而不怒
怡然自平是所難及余竊欽賞盖君資性克自安定如
范女心慕顏氏行凡所議論無一乖張日用云為動而

亦靜雖則外柔內則惟剛旣柔而剛旣靜且貞何做不
宜百事可仗餘力攻劬燁燁詞章寧或躁競惟隨分應
顧我諸從各有短長終不如君沉潛慈良年來我家荐
降大喪俱以孤露恤恤含痛何以胥匡何以胥堂嗟余
老兄老益昏慵夙夜戰兢恐墜家聲勗爾無忝期以邁
征兮彼子姪莫知方向甚矣吾衰倦於導養勉爾課責
指南羣蒙我則拱手庶觀成功嗟嗟上天我家何憎奪
我之良折其強壯老朽餘生如失一杖門戶將傾孰支
我梁車輻無輔孰與扶將顧瞻君家萬事蒼茫種種藥
裹寂寂書箱鶴髮臨幃日夜呼蒼是著不健爐鼎長烘

徹天晝哭亦可崩城彼累累者藐然弱齡雖則勝冠髻
毛猶黃觀嚴守制弊盡哀裳聽厥叫呼孝思望望叔兮
季兮有誰依仰秀汝所處最所哀傷幹家撫孤百責是
當以渠之賢庶克保亢我觀天道厥類惟彰雖嗇于躬
仁必有徵有弟旣淑有兒克明率乃攸行庶終令名嗚
呼子貞爾目宜瞑

祭亡弟長汝文

嗚呼季乎此何日哉去年今日是吾呼天之夜耶昨年
明日是君臯復之朝耶吾何忍見君之死於去年是日
又何忍見君之祥於今年是日也嗚呼天何生君以豐

盈犀角精秀習宇超凡出倫之姿表而乃反賦之以齷
齷險釁之身命天何生君以孝友慈仁之性樂易豈弟
之資剛健振拔之氣營辦幹事之才而乃反推而納之
於十丈塵坑之中卒空乏拂亂以終其四十二光陰也
嗚呼天乎此何事哉君生纔三歲而奄失慈母之乳就
鞠於外王母懷中生纔十歲而又失外王母懷中歸養
於朴母氏及祖妣膝下三十四而又遭朴母與祖妣
喪十七而又失先人之教藐藐累累惟兄與嫂是依而
我爲兄無狀使君衣不得免其寒食不得免其飢教不
得盡其方所謂生而險釁夙遭愍凶者正是君之身命

而其備嘗艱苦長養失時者又誰如君之可哀也幸賴
今慈氏仁愛撫育之恩得至無恙成長而君以不識先
慈顏色爲平生至恨事今慈氏若所生慈氏積傷哀疚
疾患頻作則君左右扶護盡其誠憂慈氏悠悠忽忽無
以爲況則君多方慰解盡其誠愛枕席或冷則君手新
而溫之有一味則君手進而先之以早孤餘痛友愛尤
異常與吾及仲君不忍一刻暫離而有則同飽無則同
飢坐則同席卧則同衾行則同履出則並衣兄弟三人
合爲一身未嘗有一毫爾我而我性迂甚無以計家則
君出謀發慮有所方便我性懶甚至於五穀不分則君

課耕勸播使田園不至荒廢垣頽籬破不能修復則君
指教僮奴使屋宇有所周遮我欲出入則必繕理鞍具
韉馬以待我欲赴舉則必整束試具無或一遺君之於
我如口有舌如手有指凡家中百千萬事無不待君而
成而我惟坐臥飲啄而已我又不孝無子罪犯三千之
首則君以首生子俾爲我嗣入承宗事了無一分纖微
愛惜之心此固人道上當然處而苟非君至孝至友之
性出於天賦其能割慈斷愛先宗後私之至此耶惟其
孝友之心根於天性故替事季父母而無間父母移友
同堂兄弟而無間同氣近而至親遠而門黨亦無間親

疎或有憂患事故則隨地盡力不擇夷險若君者可謂
親之孝子兄之手足家之能子姪衛族庇門之一大屏
蔽矣四五年來喪憂少定室宇粗完君在右仲君左士
休上昆季四家同居一場古人九世之風雖不敢仰追
而每一堂同處晝夜湛洽或誦蓼莪之詩時說征邁之
訓自以爲人家樂事誰過於此而區區貧窶謂無足憂
也千萬夢外奄失君於五日不發汗之毒疾天乎天乎
此何事哉豈不欲鑽地同八於九泉之下而猶有所顧
念拘係忍而不能我真不友無狀矣自君之沒慈氏之
枕席常寒而我不能溫慈氏之疾病日甚而我不能慰

家中之百務慵廢而我不能理我有憂惱孰能解我之
憂我多勞苦孰能代我之勞君乎君乎我將誰依而疇
恃乃今扶護病嫂之方輔養孤兒之責皆在於我而顧
此無狀之兄既乏友愛之誠平生手分迂濶短拙安得
使君之妻子得免凍餒之患而嫁女娶婦俾有所成就
之望耶尤有所一倍痛恨者使志兒者吾不奪來君之
家庶有端緒君之喪庶有主者而因我無狀使五尺藐
孤主君之喪使寥落君家無幹母之蠱者嗚呼是豈吾
忍爲事耶志兒之智慮姑未長血氣素未壯而身當兩
家責任既重有若負泰山於蚊虻之力勞焦生疾之憂

恆切於夙夜而文學進就之望反歸於餘事吾之爲父
不慈亦莫大於此是何天生此漢爲子而不孝爲兄而
不友爲父而又不慈六尺軀殼都是罪惡也惟有一分
慰悅者新婦之端淑雍容三歲如一日正是宜家之婦
而去臘又舉丈夫子頭角稍豐眉目明淨似非草草凡
物若與君相對抱弄則吾家慶喜孰過於此而君何冥
漠不與之同此滋味也吾今鬢髮白盡顏貌枯盡其外
如此其裏可知自揣爛鑠臟腑寧有久世之望耶地下
相逢復做人世未盡之歡於父母之側者固知早晚事
則退之所謂不悲者將無窮期也

祭公室端人平山申氏文

嗚呼端人年過六十與我結髮亦至四十六歲入生老而死常也死而有先後亦常也不佞粗識死生之理不
必慼慼怛化而第念端人初入門時吾祖考殯在堂祖
妣之殯在西夾先妣朴氏之殯在東夾而喪亂震盪中
又時值乙丙大歉環顧家中則只是四壁蕭然而已內
既無謀及之姊妹外則不佞昏庸迂拙不知家事爲如
何新入之婦觸事齟齬不分方向而惟一心洞屬敬奉
饋奠日賣來時篋中所藏錦綉衣裳上而供三殯之祭
下而哺十口之飢衣裳盡則又出賣粧奩髣髴之屬以

繼窮匱之時越五年而又遭我先君子大故三年食素
葬祭以誠先妣金氏青年孀居哀毀致疾奉養之節極
難適意而端人事之甚誠謹每事必稟命躬執鼎爐雖
一夜累起無厭苦色吾弟三人俱在童穉端人恩斯勤
斯友愛篤至雖以貧故衣服食飲自不得使之煖飽而
殫心竭力其一端誠愛則常藹然可掬也嗚呼端人之
自我爲婦四十餘年日月無日不鞠躬盡瘁千生萬受
備嘗艱苦之地而顧不佞所處奉侍了無世況之偏慈
响响嬉嬉自樂其妻孥之樂者心有所不安朝夕未嘗
對案並坐察端人之飢飽晨夜未嘗入室情話問端人

之疾苦端人未免凍餒而不佞若不知端人獨自焦勞而不佞又不知年來衰病滋甚而不佞又不憂曩以輪行時感同日而卧不佞復起端人竟至於此爲夫之無良孰有如不佞者哉蓋端人之天性仁善雖勸之爲惡亦不爲其心常如赤子未嘗巧僞飾詐迎合人意以爲媚悅耳目之計一生喫貧朝暮薤鹽每有不閱之歎而人有求者則傾貲輒施不以夕炊有無爲念婢僕或面前欺隱而未嘗摘發捶楚兒童或有亂掠園果而未嘗猛呵督禁人或有饋遺食物則無論長少卑幼輒一時分播未嘗吝而藏之以爲不時啖具也大凡女子之

性例多喜巧好妬而端人則拙直而純一例多偏隘刻
薄而端人則仁厚而不迫例多貪吝自私而端人則疎
脫而寡慾自家之身長時困苦自家之心終始無變此
則不佞之所以竊取於端人而雖謂之女中君子似無
愧也諺語云仁心之德必有福以仁心言之則宜莫如
端人而奈之何受福于天反不厚之甚坐薦至五而所
生只是耳耳二女薄命目前忍見不忍景色崦嵫暮境
尚未見抱孫之慶而所謂仰望而終身者亦無足以仰
望自少至老而無一分世間滋味端人之身命亦可謂
奇且苦矣婦人元不解文不必文以哭之而吾若不言

端人之八吾家勤勞之狀平生仁善之德居家純素之行世無得以傳焉故略敘一二以爲子孫輩觀感倣則之計若淒酸情況何必提道耶吾亦早晚從此逝矣

祭克齋先生申公

益愧

文

改葬時

嗚呼先生之道在於言先生之言在於書若有誦先生之詩讀先生之書者百載之下庶可以識先生用意之深矣蓋嘗觀先生之書周程張朱五夫子者至言精深蘊奧而先生得其緒而明其旨陸氏王氏羅氏陳氏數家者之辨說紛紜互錯而先生辨其失而訂明之以爲道寓於心而明理乘於氣而行心不明無以明道理不

精無以辨氣其說道理處尤致意於理氣四七之辨入
心道心之分因道而言發言而文以俟後世之知道者
而惜乎百歲無真儒吾黨無公議先生之道與書尚不
得復明於斯世嗚呼噫嘻是誰之責也先生卒之五十
有餘年不佞猥登於先生之門而生晚恨未得乞一教
於容尺之地親聞乎仁義道德之說也悲夫悲夫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